

意識流小說的先驅—馬塞爾·普魯斯特
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
毛彬權
e-mail: s9104502@ncnu.edu.tw



馬塞爾·普魯斯特 (Marcel Proust, 1871-1922) 在世紀交錯之際，為二十世紀初的西方文學開創新生，不僅被視為西方意識流小說的先驅，亦是二十世紀西方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。遙望英吉利海峽，普魯斯特與英國意識流小說的大家詹姆士·喬伊斯 (James Joyce, 1882-1941) 與維吉尼亞·吳爾芙 (Virginia Woolf, 1882-1941) 相呼應。吳爾芙在讀了普魯斯特的《追憶似水年華》 (*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*) 後，便曾感嘆道：「此後還有什麼可寫！」(張讓, 2000, p.3)，足見普魯斯特在現代西方文學的地位及其重要性。

圖一

其人

普魯斯特 1871 年 7 月 10 日出生於巴黎近郊的中產家庭中，父親是位醫學院教授，母親是猶太望族的後裔，精通文學與音樂，普魯斯特還有個小他兩歲的弟弟。普魯斯特自幼身體孱弱，在母親的細心照料下，自然而然地與母親較為親近，進而感染了母親文藝方面的氣息，對於文藝創作產生興趣；普魯斯特的弟弟則與父親相像，體格強健，其後亦承襲了父親的衣鉢，成為一位頗富盛名的外科醫生。

中學時期，普魯斯特受到他修辭老師戈歇 (Gaucher) 的鼓勵，開始培養對於文學的興趣與信心，其後受業於阿爾封斯·達爾呂 (Alphonse Darlu, 1849-1921)，開拓了他在哲學的領域中的視野，年輕的普魯斯特對德國哲學家康德 (Emmanuel Kant, 1724-1804) 尤感興趣。中學畢業後，普魯斯特旋即入伍服役，但每逢假日，普魯斯特必會回到巴黎市區，拓展他多采多姿的社交生活。涉足上層社會名流出入的沙龍，普魯斯特不僅結識了不少當時巴黎文藝界的精英，而且對於上流階層社交生活有深刻的觀察與體驗，並且成為他日後創作的題材與泉源。退伍後，普魯斯特順應了父親的期待，選讀了政治與法律，並於 1893 年獲得了法學士的學位。畢業後，普魯斯特決定重拾他對於文學與哲學的熱誠，重回大學選讀哲學，並在

達爾呂的指導下，順利地取得了哲學專業的文學士學位，獲得學位後，普魯斯特選擇了擔任圖書館員的工作，持續了為期四年的規律生活，而這也是他一生中除了作家身分外，唯二所從事的工作。

鉅作的創生－《追憶似水年華》

起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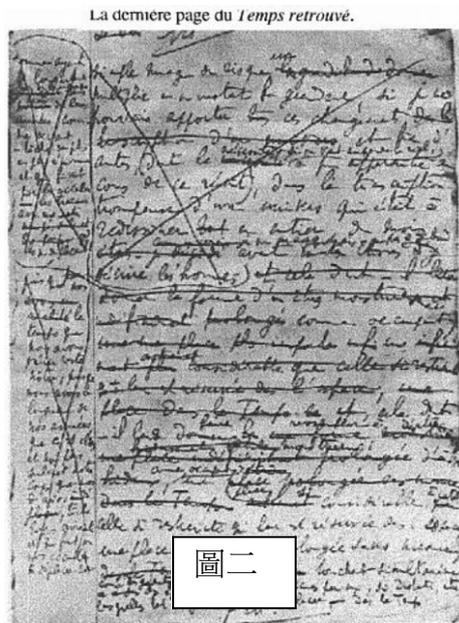
普魯斯特很早就展現了對於文學的愛好，自求學階段起，他便開始嘗試文學創作，並且積極地參與各式校園刊物的編撰。1895年起，普魯斯特根據許多自身的童年回憶、求學生涯、與週遭的人物形象為原型，創作了《讓·桑德伊》（*Jean Santeuil*），故事敘述主人翁桑德伊自幼年至青少年的生活經歷。這部自傳性極高的小說，可說是普魯斯特的鉅作《追憶似水年華》（*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*）的前身，歷經四年的俯案耕耘，普魯斯特筆下破碎凌亂的記憶，終究無法開創出小說的格局與視野，而流於形式上的紀錄，最後只留下了八章雜亂的手稿。直到1952年，貝爾納·德·法洛瓦（Bernard de Fallois）整理出版後，世人才得以略窺普魯斯特早年創作的歷程與思想。

沉潛

受到《讓·桑德伊》創作的困境，普魯斯特將他的焦點轉向於美學與倫理的問題，其中尤以英國的拉斯金（J. Ruskin, 1819-1900）在建築與美學的觀點，特別引起普魯斯特的關注。拉斯金死後，普魯斯特開始從事翻譯拉斯金作品的工作，並在譯文中，將他對於拉斯金的研究與批評寫成序文。在翻譯的過程中，不僅讓普魯斯特對於文字的掌握與運用更為精確與敏感，更啟發他發展出一套屬於他自己的美學觀感與批評理論。爾後幾年，在思想上，普魯斯特積極地開展他的在美學與藝術上知識理論；在生活上，普魯斯特則是縱情地沉耽於上流社會的社交生活之中。

發聲

1903年至1905年，短短兩年之間，普魯斯特的父母親相繼過世，這對原本身體孱弱的他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，於是普魯斯特收拾起他不羈的個性，開始專注於《追憶似水年華》的創作。1909年起，普魯斯特開始撰寫《駁聖勃夫》（*Contre Sainte-Beuve*）做為《追憶似水年華》的開端。1913年，普魯斯特正式地將這部融合了自傳與虛構、小說與評論的鉅著命名為《追憶似水年華》，全書共分七卷，分別為《在斯萬家那邊》（*Du Côté de chez Swann*）、《在女孩們身邊》（*À l'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*）、《蓋爾芒特家那邊》（*Le côté de Guermantes*）、《索多姆和戈摩爾》（*Sodome et Gomorrhe*）、《女囚》（*La Prisonnière*）、《失蹤者》（*Albertine disparue*）、《復得的時間》（*Le Temps retrouvé*）。《追憶似水年華》一書不僅僅記錄了普魯斯特童年的回憶，更標記了他生命與創作的歷程。普魯斯特過世前，深為氣喘病所苦，嚴重到甚至無法下床，迫使他必須躺在病床上創作，華特·本雅明



(Walter Benjamin) 便曾說道：

當米開朗琪羅在西斯庭大教堂的天穹上畫《創世紀》時，人們看見藝術家在腳手架上，頭仰在身後作畫。在馬塞爾·普魯斯特那裡，我們看見同樣的腳手架又一次地昇了起來它就是他的病床。在這張病床上，普魯斯特詭秘地將他的筆跡佈滿了不計其數的稿紙；他將它們舉向空中，彷彿是在慶祝他那小小宇宙的誕生。(張旭東等譯，1998， p.213)

當普魯斯特頂著孱弱的身軀，終日蜷曲在床褥之上繼續他的創作生涯，白天休息黑夜創作的普魯斯特，燃燒他生命的最後燭光為後世照亮一間明室。

關於《追憶似水年華》

普魯斯特的鉅作《追憶似水年華》，法文原文共有三千頁之浩，聯經所譯之中文版亦有兩百萬言之鉅。全書由敘事者馬塞爾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貫穿全書，作品呈現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，法國貴族與資產階級的衰敗與沒落，反映勢利虛偽的上層社會中，徬徨、失落、苦悶、空虛，及其他種種心理表徵。除了故事主人公馬塞爾與作者普魯斯特同名的「巧合」，以及書中與普魯斯特生平的諸多雷同，讓這本自傳性極高作品回盪在真實與虛構之間，提供讀者無比的想像空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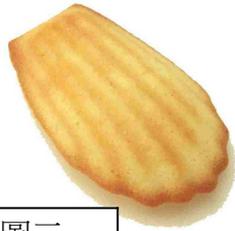
重要概念評介

意識流

「意識流小說」是西方二十世紀現代文學的重要流派之一。它發源於二十世紀的英國，20至40年代，以美國為中心，興盛於歐洲各國。大家耳熟能詳的喬伊斯與吳爾芙都是意識流小說創作中的佼佼者。

「意識流」原為一哲學與心理學的用詞，首先在美國實用主義學者威廉·詹姆士(William James)的《心理學原理》(*Principles of Psychology*, 1890)一書中出現。根據威廉·詹姆士的說法，意識流係指「在心智清醒的狀態下，知覺、思想與感覺的持續流動」(Abrams 289)。這種對於意識流動的描述，即是意識流小說中所使用的「內心獨白」(interior monologue)的敘事手法，強調敘事者的內心活動與外在世界的相互連結。

另外，心理學的觀點，也影響了意識流小說的發展。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(S. Freud)的精神分析，對於病患的內心探索，試圖以「自由聯想」(free association)，「讓患者談出招致疾病的體會，從而進行從而進行“心理”疏導，使患者清除錯亂的根源，從患者心靈深處把導致苦惱的“情節”發掘出來」(徐曙玉等，2000，p.42)。意識流小說便是透過「自由聯想」的心理運作，鋪陳故事的情節的發展。



圖三

普魯斯特的《追憶似水年華》，是以第三人稱的敘述，交織著外在事物的衝擊與主人公的內心活動；隨著「自由聯想」的意識流動，主人公的將所遭遇的事物，引領出對於另一事物的聯想與記憶。以《在斯萬家那邊》中“小瑪德蓮娜蛋糕”（petite madeleine）的例子來說，小說中的主人公馬塞爾在一個凜冽的冬夜自戶外回來，母親送上熱茶和小瑪德蓮沒有胃口並不想吃，但隨即改變了心意，舀了一勺泡著蛋糕的茶，在送入口中的片刻，味覺的感受勾起了昔日的回憶，為了重拾過往的記憶，他再次地品嚐，然而他對於記憶捕捉的企圖卻失敗了。可是，當他放棄不再回想的某日，昔日貢布雷（Combray）的景象，突然之間從熟悉的茶點氣味中迸發而出。普魯斯特花了許多的篇幅，著墨於主人公馬塞爾內心「自由聯想」的運作，透過熱茶和小瑪德蓮娜蛋糕的氣味，試圖將過往的記憶自塵封的感官召喚回來。記憶召喚的過程中，讀者所見盡是主人公馬塞爾對於過去景象與現在感受交織而成的「內心獨白」。

時間與記憶

《追憶似水年華》是由敘事者的記憶與時間所交織而成的小說，亦可說是「一步時間的小說，是“內心時間”的文學在現」（張寅德，1992，p.143）。

就時間和記憶的議題上，普魯斯特時常與亨利·柏格森（Henri Bergson, 1859-1941）相提並論。柏格森是普魯斯特的表姻親，但是這層關係並無法直接證實兩者在思想上的承襲關係；此外，雖然普魯斯特在大學旁聽過柏格森所教授的課程，並且聲稱自己是柏格森的弟子。但是如果我們就此推論普魯斯特是柏格森主義者未免太過武斷，而這樣的推論也在普魯斯特自己的筆記中遭受辯駁（沈志明，1997，p.308）。

就時間來看，柏格森所主張的是「綿延」（durée）概念，認為存在是一個持續不段的時間過程；普魯斯特小說中的時間則是非連續性的，並且以空間的形式呈現普魯斯特的時間是「被分割成段的，甚至是呈碎片狀的，只是由於有了不同的空間相似的感覺以及藝術創作活動，時間的碎斷才有了重新揉合為一體的可能，進而超度成為過去、現在和將來渾然難分的“永恆的時間”」（張寅德，1992，p.71）。

就記憶來看，柏格森認為有兩種記憶的類型，一種是「習慣記憶」（la souvenir-habitude）；另一種是「形象記憶」（la souvenir-image）。前者是指主體對於事物的內化過程，而能不假思索地喚回對於事物內容的記憶；後者則是主體對於接觸事物時第一印象的影像記憶之浮現。普魯斯特則是將記憶區分為「自主回憶」（la mémoire volontaire）與「非自主回憶」（la mémoire involontaire）。前者是指主體透過理智的思考與意識的運作，拼湊過往的記憶；後者則與意識無關，主體由於感官的刺激，腦海自然湧現對於過去事物的瑣碎記憶。普魯斯特小說第一卷《在斯萬家那邊》中，敘事者對於童年生活回憶的陳述即是理智與意識運作之產物，即是「自主回憶」；而敘事者透過小瑪德蓮娜蛋糕的味覺，所引發對於昔日貢布雷生活的片段影像便是普魯斯特所說的「非自主回憶」。

普魯斯特的《追憶似水年華》洋洋灑灑七冊之鉅，反應了十九世紀末法國上層階級的生活，猶如一部人相學的考察，內容主題之豐富，舉凡藝術、政治、道德、性、與死亡種種面向，無一不包。普魯斯特作品之偉大絕非筆者三言兩語所能帶過，盼此文能做為一個開端，啟發讀者的興趣，親身地體會與品嚐普魯斯特猶如綿延流水般的文字藝術，一窺這位二十世紀初偉大作家的真實面貌。

參考書目

- 張寅德(1992)，《意識流小說的前驅－普魯斯特及其小說》。台北：遠流出版社。
- 沈志明(1997)，「論普魯斯特創作思想和小說藝術」，沈志明譯，Marcel Proust 著，《駁聖伯夫》。
- 張旭東、王斑譯，華特·本雅明原著(1998)，《啟迪－本雅明文選》。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。台北：國立編譯館。
- 徐曙玉等編著(2000)，《20世紀西方現代主義文學》。天津：百花文藝出版社。
- 張讓(2000)，「孤獨的蝸牛，時間的翅膀：漫談普魯斯特和《追憶似水年華》」，廖月娟譯，Malcolm Bowie 著，《星空中的普魯斯特》。台北：聯經出版社。
- Abrams, M. H. *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*. Orlando, FL.: Harcourt Brace & Company, 1999.

延伸閱讀

- 廖月娟譯，Malcolm Bowie 著(2000)，《星空中的普魯斯特》。台北：聯經出版社。
- 史蒂芬·黑雨(Stephane Heuet)繪，Marcel Proust 著(2003)，《追憶似水年華 I：貢布雷》。台北：大辣出版社。

推薦網站

<http://www.marcelproust.org/>

<http://www.library.uiuc.edu/kolbp/default.asp>

圖片來源

圖一 圖片轉自 <http://www-rocq.inria.fr/codes/Lancelot.Pecquet/fun/literature/literature.html>

圖二 《復得的時間》(*Le Temps retrouvé*)手稿。普魯斯特手稿中，空白處密密麻麻的註解盡是他文本內容與文句的補充，這不單單可以看出作者本身對於文本要求之嚴謹，更可以發現普魯斯特在創作的過程中，意識運作的過程，因為在增補的過程中，普魯斯特徘徊於虛構作品與真實生活之間，讀者不時可以發現寫作當下的普魯斯特現身於作品之中。有趣的是在潤飾的過程中，他從未對他的錯別字作任何的修改，這樣的寫作特色著實造成出版商的困擾。圖片轉自 <http://www.acnantes.fr/peda/disc/lettres/ressour/coeur/proust/cdproust.htm#manusc>

圖三 小瑪德蓮娜蛋糕是種貝殼狀的海綿蛋糕，吃法像是小餅乾，經常佐以熱茶或咖啡。圖片轉自 <http://www.foodsubs.com/Cookies.html>